

腹語

痛，彷彿激進的浪花一波一波襲來，啪的一聲碎裂在礁岩上。痛，由小腹為軸心延展開來，順著神經一路擴散至腰部，整個下半身旋轉在疼不堪言的漩渦中。我蜷縮在床上，不停冒冷汗，痛。

「媽，痛。」一抹孱弱的呼救。

媽從廚房端來一杯熱可可，還冒著白煙。扶我起身後，把杯子遞給我，並為我在腹部蓋上一條熱毛巾。我呼嚕一口氣喝完可可，痛覺慢慢萎縮。

總是這樣，每個月都要痛一回，無論我吃再多的月見草油、當歸等補品都無效，每月仍備以毒辣的姿態，蹂躪神經。痛，刻骨銘心。

深呼吸，別緊張。

我躺在診療台，醫生手握超音波探頭在肚臍和陰部之間滑動，洋梨狀的子宮在螢幕上現形，幽閉的空間，純粹、莊嚴、神秘，孕著多少女人的祕語，人類的故事便是源於這裏的吧。不過，螢幕上的晦暗地帶空無一物。我著實端詳不出箇中隱喻，卵巢、子宮壁暗藏浮碼。然而，本該是神聖的儀式，卻令人煎熬。醫生手上的超音波探頭還在移動，此刻時間凝煉成無聲的焦慮，等醫生宣判自己沒有長肌瘤一類的病症，煞是鬆了一口氣。

醫生低頭敲打鍵盤，一串我始終看不懂的英文，分泌著我腹痛的屐痕。那腹中祕語，像護士塗抹在我肚皮上的那層液體，難以用衛生紙擦去的黏稠情緒。

媽在旁邊不停詢問醫生關於我的經痛，好像她才是病患。領藥時，她一把取走我手上的藥袋，仔細閱讀藥名，探尋帖中的祕密。我從不知道她是否讀懂了什麼，而只是將各式藥單留下，一張一張築起一彎藥草的軌跡，與我的青春並軌同行。

媽有一本簿子，專門蒐集報章雜誌或書籍裏關於燉補一類的食譜、診治經痛的偏方、藥師處方箋、以及著名中、西婦科醫師資料，最後幾頁專門紀錄我的經期，彷彿這是我的病歷簿。

所有的疼痛與難受，隨著一次又一次的來潮，慢慢累積它的厚度，也順便勘驗這些資訊的效能，或只是訛誤。有的資料被媽用紅筆打個大叉，一副披枷帶鎖的模樣，無期地關在簿子裏；有的被劃上星星、勾勾，各自代表它們的考績。那本子還是判官手上的生死簿，留名或除名，無情的。

媽主宰家中所有事務，特別是廚房，掌權全家人的胃。每回黃昏，媽在廚房切菜剝肉，烹魚煮湯。她熟練的操起一把菜刀，去雞頭、刮魚鱗，刀子敲在砧板上的聲響，冷漠的、恭敬的、心疼的，五味紛陳的情愫都在一聲又一聲的刀騾聲中。她會為豬雞鴨魚開刀，像手術台上的醫生，替病患開膛剖肚，這是腸、那是心、那是子宮……，隨後將雞的器官一一卸下、掏空，在腹中塞進中藥食材，放

進鍋內煨著；或是把整尾石斑魚與薑片放入蒸籠，中火烹飪；或是將白木耳剪成小片狀，與蓮子、紅棗、冰糖置入鍋中，慢慢熬煮。她幾乎不按食譜上的調味方式，一茶匙的蠔油、二分之一匙的鹽巴、三杯酒……，隨性恣意的加料，那料理卻是無人批評，無人嫌惡。我實在不諳調理食材，儘管按著食譜烹煮，味道仍變調。許多時候，我端詳媽煮飯的姿態，有些驕傲，而我們只能俯首稱臣，饕餮桌上的食物，迅速掃入胃中。

媽除卻待在廚房的時間是無語的狀態，其餘時刻她絮叨今日上班情況、看完某篇文章和報導的心得、問我們作業完成否、家事有沒有做……。不過等到小孩陸續長大，各自擁有生活圈後，我們鮮少待在家，自然也更少傾聽關於她的世界，只留下她獨自增添簿子的厚度，以及每個月問我經期和腹痛狀況，可是我們已不明白這樣的生活對她而言，是否快樂、悲傷、享受、疲憊？也許因為全家只有我會經痛，遂成為媽與我的永恆話題。她留心婦科相關資訊，剪下或影印，放在桌上要我閱讀；告訴我誰誰誰說哪間婦科診所比較好，下次可以去試試；還是指著營養食譜，要我挑選幾個比較想吃的菜色；甚至霸道的要我喝下某些苦不堪言的中藥，或是味道難耐的四物雞精。我仔細回想與她相處或聊天，不外乎身體、腹痛、補品三類主題，是我們的開場白，也是結語。

媽向來健康，經期準確無誤，也從未聽過她喊痛。她或許不曾體會那痛的滋味，就像她從不明白一個叛逆女兒的心思。有人說，看一個女人的脾氣，只要觀察她的月經順不順就知道了，這當然是個笑話，不過好像也有一點根據。姑且論這句話合理，媽的個性當真是乖巧聽話，人生也被歸劃得好好的，在哪個時間點畢業、工作、結婚、生子，一路順遂，彷彿是不曾失誤的經期。怎料女兒的個性恰巧與之相反，像那從未乖順的經痛，叛逆、火爆。

這樣的性格尤其在廚房最容易顯現。幾回我心血來潮要下廚，媽跟在一旁，就像腹痛時她陪我看診，涉入醫生與我的對話，不時干擾我的烹飪方式，於耳畔叨擾：不行啦，麵有特定的煮法，不然麵條很容易爛掉；噯，湯滾了要先放玉米，玉米最難熟了；油熱了，趕快爆香；快快快，魚快翻面，要焦掉啦……。她一緊張，順手奪走我手上的鍋鏟，指揮我去旁邊找鹽巴、切菜。我總是怒，用力放下握在手中的菜刀，「到底是你煮還是我煮啊！」還是氣，離開廚房。留下錯愕的她。

縱然有煙硝味十足的對峙場面，每個月我還是腹痛，冷汗溼濕整個背部，頭髮貼緊皮膚，縮在床上哀喊媽，也只有媽懂得如何舒緩我的腹痛。我才明白，病人忠於某位醫師，未必是迷信名醫，更多時候是那無可救藥的依賴，慢慢形成一種癮。

特別在我離家以後，獨在異鄉，總越接近經期就越焦慮。月經報到時，我發現痛的方式與程度變本加厲，由腹部往上，攀著腰椎，讓我幾乎無法起身，一個人在寢室哀哀叫。室友下課返回，見我面色蒼白如紙，嚇壞了，趕緊跑去飲料店為我點一杯生理期特調(黑糖加熱可可)，怎知我喝完後依然如故，痛到想哭。抖

著手撥了一通長長的電話給媽，向她投訴腹內的怪獸又復活了，正在啃嚼我的神經。其實，早已忘記她在話筒那頭要我如何處置，只記得我最後是痛到睡著的。

學校課業逐漸繁重，只得減少回家次數。我開始在腹痛時吃上一片止痛藥，媽大力反對這種方法，兩人還在電話裏大吵，火辣犀利的言詞，塞入耳蝸，通過血液流遍全身，微微的痛感；吵了近一個小時，我甩上電話，不僅耳朵紅、痛，血壓升高，管壁大力收縮，心臟隱約作痛，卻是比腹痛更難耐，像被人攔了一掌那樣難堪。我感覺以往的依賴被止痛藥稀釋，甚至分解。

我不知道媽是否瞭解我的想法，或許一如我也未嘗明白她的心思。她仍以為我還是孩童，不會處理自己的事，而企圖透過各種管道介入我的生活以瞭解我、掌控我，如超音波探測器一般挖探我的生活。不過，我卻屢見自己的信件被她偷拆、抽屜的東西被她搜查，而勃然大怒。逐漸的，兩人之間劃開一道鴻溝，因而變得陌生。

她探測不到我的心事，也不願對我多說她自己的事。那洋梨狀的空間窖藏太多祕辛，觀看形狀，腹地雖大，但那狹仄的出口，便可知東西進得去，卻難以出來。是累積太多沉甸甸的心事吧，使媽的小腹凸起，特別是中年以後，她開始選擇寬鬆的衣服藏住腹內的隱衷。

我是到媽手術前一天才知道她有子宮肌瘤，需拿掉子宮。然而，實在太突然，我無法第一時間在她身邊。等我奔至醫院時，她已完成手術，躺在病床上，閉目修養，臉色枯槁。

「痛。」一抹孱弱的呼救。

無法用一杯熱可可或是一條熱毛巾解決的，痛，我難以明白的，就像我不懂媽為何不跟我說她的事。爸為她按了止痛劑的按鈕，藥循著滴管入她的身體。她又睡去。

爸告訴我，那子宮大得像個碗公，邊說手邊比劃著。我臆想那模樣，我出生前十個月的故事就放在那，曾經孕育我的鄉土，如此要容納一個兩三千克的寶寶當然大。只是女人珍貴的秘密，被掏出，腐朽的、惡臭的、難以名狀的，血淋淋地攤在眼前，難以招架的恐慌與恐懼，通通麻醉、去除。月經不再，孕育終止，取消了女人的天賦，延長了存活的機率。生命，總是難以抉擇的。

我問，沒有子宮以後，那空了的地方該用什麼來填滿？

媽在病床上，烹飪一事自然落到爸和我身上。但爸煮的魚湯太腥，於是換我掌廚。我拿刀看著鱸魚發愣，特別我力道甚弱，想一刀斬去魚頭，卻剝不掉，來回砍了四五刀，那魚眼瞪得大大的，我甚是害怕。好不容易切好，竟慌得不知道怎麼料理，先放薑片，還是魚？鹽巴要放多少？只好打電話問媽，媽做菜總是憑感覺，說不出個精準，我也只好取大概，導致魚湯不是太鹹，就是太淡。媽卻能連湯帶魚通通吃光，吃完還對我們說謝謝。等到爸和我一齊食剩下的魚湯時，我

們皺著眉頭面面相覷，才發現味道根本不對。

我想，醫生並沒有把媽最深處的祕密挑出來，就為她縫合。她的腹部並未因子宮的移除而消瘦，反而鼓脹更多心事。爸為她黏好束腹帶，將肚皮上的傷疤緊緊蓋住，她累得睡去。抿嘴，像肚子那道縫線，斂得好好的；唯有超過忍耐力最大極限時，她才脫口喊痛。可是我卻發現她的眉心與眼神洩漏出痛苦和難受，我努力解讀龐雜卻無聲的心事，如此困難重重，就像她腹上的縫線，排列出一條難解的密碼。解開，就可以進入。

然而，痛，在腹部烙下一道長約十公分的印記，封印住所有故事的出口。

為了進補媽的身體，我翻閱媽的那本簿子，各式營養食譜不勝枚舉，我順手抄下幾個自認為不錯的菜色，並偷看了她的經期，是早已從精準走向紊亂不堪。其實，這簿子不純粹是我的，還是她自己的。在我離家的日子，她神農嚐百草般尋訪名醫，為了減緩迅速擴大的肌瘤，她也開始吞藥丸、嚥藥湯，細讀婦科知識，我卻不曾留心她已把自己的心事嵌藏進裏頭，就在那一張張疊放在我桌上的簡報中。那是我不曾留心閱讀，也端詳不出箇中道理，子宮的故事，女人的機密。

我憶起過去躺在診療台上，螢幕顯現的冥暗畫面，猜有一天也許我會像媽一樣，自己被時間、被故事緩緩撐鬆肚皮，增補故事厚度；也或許我仍是未成熟的孩子，像偶爾叛亂的經期，需要別人照顧。

我翻讀這一張張報導和食譜，解讀字句透顯的浮碼。不曉得有天我會不會明白，也可能永遠都解讀不了，那是母女之間難以道破的腹語。